

家世氣



梁羽生著

第一冊

内容介绍

话说大明嘉靖年间，在江浙一带有一个叫“郝家庄”的村子。村里有两个神奇的宝贝兄弟，这就是“郝宝郝贝，这对宝贝，天真无邪、武功鬼魅。”

宝贝兄弟学的都是号称“天下第一剑”的郝家剑法。哥哥练的是“开心剑法”，其剑势快如闪电，猛如蛟龙，利锋所至，轻则皮开肉绽，重则穿心勾魂，为武林绝学。

郝贝所学为“无声剑法”，此剑法贵在轻灵狡捷，以及虚实莫测，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妙绝，与人交手则能在眨眼间攻其不意而克敌制胜。

两种绝学合并使用，威力自不在话下。

近数年来，江湖上一直有个传言，有一部失传百年的“无敌剑籍”重现江湖，引起不少武林高手想探其秘密而厮杀。

宝贝兄弟无意中被卷入其中，因此，江湖中“宝刀”出鞘，晶亮光芒静静闪烁，切金断玉，无坚不摧。“开心剑法”、“无声剑法”珠联璧合，扑朔迷离，万千变化，令妖淫之辈心悴。从此，江湖中又将充满血腥风雨，武林里又增添两朵奇异之芭。

作者还以新颖独特的笔法，细腻地描绘出宝贝兄弟巧遇“清纯俏丽，脱俗仙气，奇幻神功，出类拔粹”的幻女，奇女，而产生的爱情故事，使读者大饱眼福，爱不释手。

郝宝郝贝，一对宝贝，
天真无邪，武功鬼魅，
爹谈恋爱，宝贝受累。

目 录

第 一 册

第 一 回	寻剑籍	江湖起风波	(1)
第 二 回	开心剑	初试显神威	(24)
第 三 回	施巧计	老爹遭算计	(46)
第 四 回	定姻缘	宝贝开暗杠	(67)
第 五 回	喜悦山	郝大指迷津	(91)
第 六 回	遭戏弄	宝贝丢密信	(118)
第 七 回	丽水镇	英雄失本色	(138)
第 八 回	痴情女	轻生赴黄泉	(160)
第 九 回	寻灵芝	宝贝冒风险	(181)
第 十 回	祭灵物	智斗金猩猩	(201)
第十一回	砌香坳	巧进生死门	(220)

第 二 册

第十二回	忆往事	仙姑堪回首	(244)
第十三回	经考验	灵邪横出世	(263)
第十四回	风情种	红颜多祸水	(286)
第十五回	九华山	众英雄探宝	(312)
第十六回	令天山	九龙狮子吼	(336)

第十七回	活宝贝	被困仙姑岛		(357)
第十八回	悬崖边	祖母遭戏弄		(377)
第十九回	念旧情	祖父会情人		(399)
第二十回	试云雨	做鬼亦风流		(423)

第 三 册

第二十一回	奇幻女	挥泪斩绝情		(444)
第二十二回	废武功	生死求不得		(468)
第二十三回	毫气发	勇破吞鬼阵		(488)
第二十四回	老魔头	翻悔下毒手		(511)
第二十五回	妖魂现	百兽惊嚎声		(532)
第二十六回	风雨中	患难见真情		(555)
第二十七回	无奈何	梁小福拜师		(575)
第二十八回	遇小人	奇幻露身份		(599)
第二十九回	血腥雨	撕杀遍天下		(625)
第三十回	起危机	旧仇加新恨		(651)

第 四 册

第三十一回	奇幻功	触目又惊心		(672)
第三十二回	雾中雾	神女下奇峰		(694)
第三十三回	悲切切	韩芹欲轻生		(716)
第三十四回	十三绝	回天穿玉手		(744)
第三十五回	贼潘安	设计盗密籍		(772)
第三十六回	脱衣裤	验明男女身		(794)
第三十七回	蒙面人	暗中助宝贝		(818)
第三十八回	风萧萧	呼嚎透凄凉		(838)

第三十九回	鬼娘子	无影又无踪	(854)
第四十回	丧天良	虎毒也食子	(876)

第 五 册

第四十一回	满花甲	不忘少年情	(902)
第四十二回	薄情郎	无义遭雷劈	(924)
第四十三回	报父仇	千亮苦练功	(948)
第四十四回	宝贝俩	双陷天旋洞	(971)
第四十五回	巧获救	又接鸳鸯令	(992)
第四十六回	寻解药	却失心上人	(1015)
第四十七回	大还丹	救活小宫主	(1038)
第四十八回	太行山	小雪遇故主	(1061)
第四十九回	得遗物	麻面婆施威	(1084)
第五十回	刀剑合	江湖起风波	(1105)

第 六 册

第五十一回	施淫威	少女遭强暴	(1133)
第五十二回	疯对疯	笑声震云霄	(1154)
第五十三回	假麻婆	贪生道真情	(1177)
第五十四回	情人谱	甜蜜抒情怀	(1204)
第五十五回	献贞操	浓情密意浓	(1228)
第五十六回	众侠客	勇斗黑衣人	(1253)
第五十七回	回天塔	雪儿归天国	(1270)
第五十八回	天意定	淫贼遭天诛	(1291)
第五十九回	幽灵谷	妖女临末日	(1315)
第六十回	小英雄	正义又多情	(1340)

第一回 寻剑籍 江湖起风波

古老宅院沉默天地间，宛若深山古刹，肃穆中隐含庄严。

东方稍稍映红，大地更显沉暗。

忽见得一条黑影闪向宅院屋顶，他步履轻巧，行动矫捷宛若夜猫。潜至屋顶后头，已抽出森森利剑，露出怪邪冷笑。

“苦练十余年，今天看我如何收拾你们！”

抖着长剑，幻出五朵剑花，这份功力该是一流高手。

他很快飞身而下，识途老马般潜向一处厢房，技巧地推开窗子。

里边熟睡两名年轻人，挟缠一堆，不见头脸，鼾声不断从两人口中传出，想必昨夜过于劳累，睡得跟死猪差不多。

那黑衣汉子眉头一皱：“如此熟睡，岂是高手？难道有诈？”

他未及时偷袭，寻向地上，找来两片花盆碎片，相准的打向两人臀部。碎片飞过，叭然一声，打得两人怔诧痛叫。

那黑衣人一击中的，心头大喜：“原来真是熟睡！”见两人如大梦初醒，神智未清，登时大喝，飞身扑羊，利剑猛往两人刺去。

床上年轻人登时察觉有劲风袭来，较大者急叫：“不好，有刺客！”

眼看长剑已及胸口，顾不得兵刃置于何处，随手抓来东西已迎向利剑。原是床头木条，那能挡得了利剑？那黑衣人似有意捉弄，冷笑：“以木挡剑，这算什么？”利剑一挥，像切萝卜般将整支木条切个稀烂。一剑又刺向较大的年轻人，逼得他滚向内床。

他急叫：“阿贝快拔剑啊！”

阿贝大梦初醒，也不知剑在何方，一咬牙已扑向黑衣人，想来个霸王抱巨树，将人给抱住。

强敌对峙，此举无异自杀。然而那黑衣人似十分忌讳被抱着，登时闪向一边，冷笑：“那有这么容易？偿命来！”

长剑反攻阿贝，剑花专挑其要害刺去，阿贝为之心惊：“玩真的？！”他醒了不少，急忙滚向床角，避开长剑。

那黑衣人冷笑：“躲向床角就没事？那有这么容易？”立即欺身逼入床角，想截杀两人。

那知在此紧要关头，整张床顶突然垮下，压向黑衣人，两兄弟已急飞而起。

较大者已呵呵笑道：“想杀我们，那有这么容易？”回身下扑，也想揍踢此人臀部。

阿贝见状大叫：“使不得！”

话未说完，那黑衣人不知如何，竟然将整张床震得飞碎，长剑一回就是扫向臀部，以防被人偷袭。

用不着阿贝担心，他已逼退较大的年轻人。

“好厉害的回马刀，俺领教了！”年轻人连退数步，贴向墙头，右手一探，抓下两把长剑，一把丢给阿贝，喝道：“接

剑！收拾这老家伙！”

黑衣人怒喝：“你不要命了，敢说老？”利剑化作层层剑网，直逼年轻人。

年轻人急忙改口，呵呵一笑：“不说不说，改成坏家伙好了！”

“那也得拿命来！”

黑衣人幻化威力剑势，迫得年轻人连连败退，不得不惊呼：“阿贝你还在等什么？”

阿贝哦了一声，不敢怠慢，长剑架了过去，喝道：“何方妖人，胆敢夜闯郝家庄，不要命了是不是？”

黑衣人哈哈大笑：“什么郝家庄，就算皇帝殿，我照样敢闯！”

年轻人冷笑：“那就尝尝郝家剑法利害！看‘开心剑法’！”

阿贝也使出绝学：“看‘无声剑法’！”

两人配合施展，与黑衣人大打出手。

年轻人姓郝名宝，乃郝贝哥哥，所练为“开心剑法”。其剑快如闪电，剑势猛如蛟龙，利锋所至，轻则皮开肉绽，重则穿心勾魂，为武林一绝学。

郝贝所学为“无声剑法”，此剑贵在轻灵狡捷，以及虚实莫测，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妙绝，与人交手则能在眨眼间攻其不意而克敌致胜。

两种绝学合并使用，威力自不在话下。

然而黑衣人武功竟也不弱，能从容周旋于两绝学之间，游刃有余，还能要它两招。

三人从屋内打到屋外，早已汗流浃背，却仍不罢手。

眼看东方已吐白。郝宝瞪眼叱道：“你好像很了解我们的

武功？”

“当然，我不了解，岂敢找你们算帐！”

郝宝邪笑道：“可惜你却忘了一招。”

“忘了一招？！会吗？不可能！”

“就是这一招！”

郝宝丢下长剑，转头就跑。原来此招乃“逃之夭夭”。他心知打不过黑衣人，只好逃为上策。

此举作的突然，黑衣人及郝贝为之一楞。还好黑衣人省得快，马上提剑掠追，讪笑道：“那有这么容易！”直扑郝宝背后。

郝宝突又凌空窜起，避开黑衣人，更加使劲逃往左厢房。黑衣人笑得更得意，不必转头瞧视，比方才快一倍的速度反罩郝宝，如此看来反而像是倒退走。

郝宝胸有成竹，眼见黑衣人靠得甚近，不知怎么突然绊倒摔于地面。黑衣人赶忙闪掠而过，恰巧掠向厢房，方想奚落几句。猝见郝宝身躯快疾滚前，黑衣人但觉不妙，想作应付。

郝宝已黠笑：“太慢了！”伸手扯向墙角，一张巨网凌空罩下裹向其全身。郝宝再这么一拉，黑衣人整个已悬向空中。

他急叫：“快放我下来！”

郝宝黠笑：“那有这么容易，先揍几拳再说！”说着拳头就想落往黑衣人身上。

黑衣人大为惊骇：“阿宝你敢？！我是你爹啊！”

“我爹？被我逮着了，还敢占我便宜，欠揍是不是？”

郝宝比划拳头，架势摆得十足，可把黑衣人吓慌了。

黑衣人急斥：“阿宝你再乱来，小心我抽你三十大板，听

声音也该认出我是你爹。”

郝宝讪笑道：“我才不上你的当，我爹说要认他，就得认他的人。”

“你快来认人！”黑衣人张着脸，却因被捆成一团，张不开脸容。

郝宝讪笑道：“对不起啦！大刺客，我只能见着你屁股，根本不像我爹的，只好揍你几拳啦！”

说着就想揍人。黑衣人更急：“你敢?!”以前他可吃过亏，心知郝宝鬼点子多，立即喝叫：“阿贝还不快阻止你哥哥？连你一起算！快解开网子，让爹露脸！”

郝贝可没哥哥大胆，赶忙拦向郝宝：“哥，千万使不得！”长剑一挥，划断几条网绳。

黑衣人借此钻出脑袋，天色渐亮，足以看清他容貌。

郝宝诧然道：“爹?! 真是你?!”赶忙抢过郝贝手中长剑，挥断所有网绳，黑衣人得以飘身落地。郝宝歉声不已：“爹，我实在分辨不出是您，请见谅，您还好吧?”

看他一脸惊惶中又带着真诚，郝运也不知该不该相信他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冷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做不知道的吧?”

郝宝急道：“孩儿不敢！孩儿只是遵照您指示，不能随便乱认爹。”

“你连爹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看的总比听的正确……这是您千交代、万交代的事，孩儿不敢不遵从。”

郝运瞪大了眼，却拿郝宝没办法，瞪足了眼才说道：“算你走运，下次连声音也算。真是，你爹的声音还有谁会相

同?”

“爹，只怕有心人。”

“什么有心人？我看你是有心整你爹！下次再乱来，小心我收拾你！”

郝运瞧瞧东山，朝阳已轻吐柔光，他似在盘算时间，那股怨气已被另一种喜悦神情取代。

转向宝贝兄弟，以长者口吻道：“此事就此作罢，坏了床，自己修理，你们功夫虽有进步，却还不够……不够纯熟，给我多加练习，爹有事，先走一步！”

庆幸自己没说出“老练”的“老”字，时间似乎紧迫，不等两人回答，他已奔向后院，眨眼消逝。

郝贝方自虚口气：“好危险，哥你差点把爹揍了！”

郝宝白眼道：“都是你，否则我早出了这口怨气。”

郝贝怔愣：“你早知他是爹？”

“你不也早知道？否则怎会不顾死活的抱向他？”

郝贝干笑：“我起初也以为他是爹装扮的，但后来打得凶，又不敢认了；爹从来没那么凶过，所以……”

郝宝白眼道：“所以你为何不坚持几分钟，白白让爹给欺负了。”随后又叹道：“爹就是爹，一辈子都得听他的，活着真是辛苦。”

郝贝也叹息：“有什么办法，练功吧！否则爹要折回来，我们又有罪受了。”

两兄弟显得无奈，只好拿起长剑，有一招没一招地比划着。

郝宝年约二十左右，方成年，一股气焰可让小两岁的弟弟羡慕煞，一些见解，吹得郝贝神魂颠倒，尤其是成年与未成

年之差别，实让郝贝恨不得早生两年，也能享受哥哥那般生活情境。

两兄弟长得差不多，身躯高挑，眉清目秀，若有差别，只是郝宝眉毛浓了点，眼睛贼活些，要比郝贝高出半个头，而且老是喜欢摆出幻想英雄般的姿态。而郝贝虽已十七八，却因涉世未深，心智尚未成熟，仍保有童年那股纯真，显得十分懵懂与天真。那张稚气的脸容，实也差上郝宝一大截的精明老练。

没多久，内院传来郝运声音：“宝贝啊！好好练，不准偷懒，爹去去就回来！”

宝贝兄弟应声：“知道啦！”郝运传来一阵笑声，随后正门也不走，已掠墙而出。

郝宝急忙潜向墙角，窥及父亲远去，方自嘘口大气：“自由啦！”

丢下长剑，靠向庭院老树，先休息再说。

郝贝道：“哥，你不怕爹罚你？”

郝宝叫道：“怕什么，十数年如一日，爹也该知足了！休息吧！人可不是铁浇成的。”

郝贝习惯性的听话，收起长剑，也靠向古槐树休息。若有所觉道：“爹这一阵子不知为啥，总是一大早就出门，尽往村子里钻，难得放松我们。”

要是以前，他们那有时间赖在树下纳凉？每天早晨非得练足三个时辰不可。

说及郝运，郝宝那双贼眼已溜了起来，摆出一付先见之明模样：“你猜爹为何举止反常？”

“我想过，却想不出来。”

郝宝更得意忘形：“你该知道娘去世也已十年了，爹老早就该再另取老婆，他这种年纪的人，是应该要把握第二春，呵呵！莫让人生虚度才好。”

郝贝闻言，眼睛睁得特别大：“爹要娶老婆？！”

郝宝挥挥手，以兄长稳重口吻徐徐道出：“我只是说老爹该再娶老婆，可还没说他想娶了，话要分得清楚。”

郝贝可想不了那么多，双掌一拍，一股兴奋上了心头：“爹一定有了对象，不然他不会尽往村里跑。”

郝宝斜眼瞄他，似在掂掂弟弟斤两。终于还是决定先说出来：“咱们村里最近来了两位母女裁缝师，你知道吗？”

郝贝庆幸自己也知道这消息，他笑道：“难怪爹最近常做新衣裳。”说到此，若有所悟，低声问道：“难道爹在追求孙大娘？”

郝宝邪笑道：“你没看见爹最近时常做腹部运动？”

郝贝不解：“做腹部运动，跟追孙大娘有何关系？”

郝宝笑的更邪：“这问题不是常人所能了解，待会儿再告诉你。你先告诉我，你认为孙大娘如何？”

“孙大娘？！”郝贝道：“你要我说些什么？”

“比如说长相等等。”

郝贝想想，有点想笑：“我一定要说真话吗？”

郝宝也想笑，却装出严肃脸容：“不是真话，我拒绝听。”

郝贝笑了笑，说道：“其实说真话也不难，照着说就是了……我觉得孙大娘稍显胖了些……”

郝宝闻言噗哧地笑起来。

郝贝但觉见解和哥哥有了偏差，急忙声明：“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不关孙大娘本身长相。”

郝宝黠笑道：“你紧张什么？实话实说是对的，我也这么认为。”

郝贝这才松了一口气，惟恐将孙大娘身上的肉多看了几斤，而让郝宝笑话，这倒罢了，要是传到爹爹耳中，那可就有理说不清。还好阿宝也是如此反应，英雄所见终于略同了。

他问道：“爹真的追求孙大娘？如果是我，我可能会挑选比孙大娘瘦一点的。”

郝宝钻声道：“嗯，有眼光，咱们是‘四个眼一个坑’所见相同，专挑瘦的。不过以爹那种年纪的人，也许眼光跟咱们不同，娶老婆的用途也不同。”

郝贝惊诧：“娶老婆还要讲求用途?!”

“当然!”

“我实在不懂……”郝贝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好奇追问：“哥你快告诉我，我迫不及待!”

郝宝邪笑道：“你急什么？爹等了四十年都不急，你有什么好急?”

郝贝嫩脸红了起来：“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你讲的‘用途’……哥，你就告诉我吧!”

“不行。”

“为什么?”

郝宝得意说道：“因为你未成年。”

“怎么会？才差两岁。”

“两岁，你知道‘两岁’有什么功用？两岁可以命令太阳爬上爬下七百次，两岁可以从天南走到地北，脚程快的，还可以来回走个两三趟呢!”

郝贝一脸无奈，被郝宝一说，两岁的差距又更大了。

郝宝更得意说道：“那些也许会有误会，但有一样一定错不了，就是多了两岁，我一定是你哥哥，差两岁你也一定未成年。唉！有些事，实在不是未成年人所该知道，希望你能了解哥哥苦衷才好。”

郝贝只好唉声叹气，都是未成年惹的祸，反正是问不出结果，只好再等两年再说。

“哥，娶老婆用途不明倒也罢了，可是爹的腹部运动，为何跟追老婆有关？”

郝宝未说先笑：“因为老爹小腹凸凸的，好像怀胎三个月，再不做运动，说不定以后不必娶老婆就能生下一个弟弟呢！”

郝贝闻言也觉得想笑：“原来爹是怕‘怀孕’会被孙大娘看破，而误会成女人之身！”

说着两人已大笑，眼泪都快流出来，兴之所致，还相互抓扯肚皮衣衫，真希望能抓出小孩。嬉闹一阵，好不容易才将笑意捺住，郝贝擦掉眼泪，问道：“哥，你认为爹可以追上孙大娘吗？”

“当然可以。”

“真的？！”郝贝闻言甚是欣喜。

郝宝说道：“爹除了小腹微凸外，实在是个英俊潇洒的男士。”

“我赞同你的说法。”

郝宝满意点头，突然又冒出一句独特见解的话：“其实光凭爹的鼻子就可以追上孙大娘。”

郝宝诧然想笑：“真的？！这么厉害？！”

郝宝摸摸自己鼻头，就快顶上了天，赞言道：“咱们郝家的鼻子实在举世无双，你看：鼻梁这么挺，不管走遍大江南北，都是一路当先，可以当指标，更是世上所有鼻子最美的标准。再说咱们的鼻头厚实圆润如滴水如悬胆，又是福气象征，孙大娘要是见着郝家鼻子，早就神魂颠倒，那还怕她看走了眼？”

郝贝赶紧摸摸郝家特有的鼻子：“这么说，咱们郝家光用鼻子就可无往不利了？”

“那当然！”郝宝笑的得意，瞄向郝贝，他也笑的开心，真像有这么一回事。郝宝忽又想捉弄他，敛起笑容，郑重叹息：“不过郝家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说爹的小腹莫名的就凸出来……”

郝贝闻言，笑容也僵住：“希望我不会才好。”

“你一定会！”郝宝说的肯定。

“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材和爹长得一模一样，这该是遗传的第一步，唉……”

天真的郝贝已紧张了：“那我该怎么办？我可以天天勤做腹部运动。”

郝宝叹道：“没有用的，这是遗传，谁也改不了，还好你还有二十年享受正常人生。”

郝贝想到再过二十年，自己小腹就会凸起，就觉得泄气。

他叹道：“如果我真是小腹凸出，我也会怕别人说我老。”

郝宝见他当了真，暗自笑在心里，频频点头，脸容仍是一片惋叹。

“你有这种先见之明，实在很好，将来必能处之泰然，咱们老爹这两年尤其怕老，咱们在他面前都不能说一个‘老’字，以免刺伤他的自尊心，方才我不是说了一句‘老家伙’？呵呵！差点被爹揍个半死，所以我们年轻人不得不防‘老’啊！”

郝贝担心道：“万一在爹面前恰巧碰到老鼠就麻烦了。”

郝宝讪笑道：“那时咱们只好大叫——鼠——鼠——‘老’字则得当机立断，立即省略。”

“可是老婆却不能叫——婆。”郝贝觉得想笑，又觉得事态严重。

郝宝呵呵笑道：“有何不可，反正爹的老婆，我们只叫娘，不会叫婆。”

“可是我们的老婆呢？要是在爹面前叫婆……”郝贝也不知所措，别笑不停。

郝宝想了想，也觉得不妥，道：“爹的禁忌实在太多了，咱们得好好跟他打个商量。”

“可是我猜他一定不会接受。”

“总该试试，不然禁忌太多，有一天咱们的舌头一定会打结，迟早会变成口吃。”

郝贝叹息：“其实我也希望能成功，能免除禁忌，否则老婆变婆婆，那有多惨！”

两人为此事十分困扰，绞尽脑汁在想对策，他俩躺在树根，位置尚称舒服，也许是起得过早，再加上方才打斗，此时已感觉疲倦，眼皮渐渐加重，他俩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忽闻得墙外传来脚步声，方将两人惊醒。